

接近口語，又多用新詞，這都是時代使然，已經顯出文言不能不變的兆頭了。在一篇通信的標題之下，他往往加上些提要的語句，在當時也是新形式。他的著作有遠生遺著。這一篇作於民國元年七月間。

晉義 【西太后】慈禧太后，清咸豐帝的妃子，同治帝的母親，光緒帝的嗣母。同治帝即位時，尊爲太后。當時還有個慈安太后。慈禧居西宮，所以稱西太后。 【恭醇二王】恭親王奕訢

(ᠠᠳᠠᠨ)，醇(ᠶᠡᠬᠡ)親王奕譞(ᠶᠡᠬᠡ)，都是咸豐帝的弟弟。 【李鴻章】清末政治界的重要人物。攻滅太平軍有功。興辦各項新政。幾次重大外交事件都由他出馬。 【陸子欣】就是末一段文中的陸徵祥。

【總理衙門】全稱是「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創設於同治初年，派親王管理。與各國訂「辛丑和約」的時候（一九〇一），改爲外務部。民國成立時才改稱外交部。 【尙書侍郎】相當於現

在的部長次長。 【司員】一部中又分若干司，每司有郎中和員外數人，這個階段的官從前通稱——或——官。 【總長】民國初年的部長稱——。 【奕劻】——ᠶᠡᠬᠡ，就是下一段文中的

慶王。 【濤、洵】載濤、載洵(ᠳᠠᠯᠠ)，與光緒帝都是醇親王的兒子。 【亦在奕劻、濤、洵之間】跟奕劻、濤、洵不相上下。 【幢】ᠶᠡᠬᠡ，房屋一所叫——。以前文言所不用。 【萬牲園】

在北平西城外。 【宴春園、天和玉】都是菜館。 【巨觀】大規模的東西，這裏指建築跟

設備。【宮禁】皇帝宮中。這裏指宮中的人物。【交通】結交。【庚子】義和團起事，

扶清滅洋，八國聯軍攻陷北京，太后和光緒帝逃到西安，這事變發生在——年（一九〇〇）。

【回鑾】——カク云，皇帝回京。皇帝的車駕稱鑾駕。鑾是繫在車馬上的鈴。【公使】當時各國與

我國互派外交官都稱——，比大使低一級。【巨萬】很大的數目，遠超過銀元一萬元，銀子一

萬兩。（||鉅萬。）【樽俎】アムレ アム，宴會。樽：酒器（||尊）。俎：盤子。都是宴會時應用

的東西。辦外交稱爲「折衝——」。這裏雙關，說李鴻章參與筵席的安排。【供奉】伺候。

【御】爲皇室服務。【赫赫】アセ，顯耀的樣子（指聲名）。【所贏】收益。【不貲】——ア，無

限量。貲：限量。

【親貴】——王——族。【尙侍】——書跟——郎。【讌】アム，||宴。【殊禮】特別敬禮。王公本

不與廚子平等，現在與他平等，就是特別敬禮了。【公服】表示職位的禮服。【搢紳】アムレ，

紳士。——是把朝笏插在衣帶裏（搢笏），古代作官的的打扮。搢||緝。【之流】那一輩

人。【分庭抗坐】相對坐在二塊兒。分庭：各佔庭中的席次。抗：相對。【隸】附屬。

這裏就廚子方面說，就得作「統率」解。【一標一營】清末陸軍編制，三營爲一標。這裏

說廚子部下人數之多。【躬親匕鬯】——クニイユ，親自幹廚子的事情。匕是羹匙。鬯是酒

樽，古代宗廟裏的祭器。【捐】出錢買官做。【候補道花翎二品銜】向吏部報到，等候

依法選用的道員，叫做候補道。道：表示官階，在府之上，兩司之下。花翎是清朝職官的禮帽上的附屬物，用孔雀翎製，斜拖在後面。本來要有功勳或蒙特恩的官才得戴，到後來捐了錢也可以戴了。清朝職官的品級，依前代成例，分爲九品，每一品又分正從，實際是十八品。銜是較低級的官所得的較高級的名義，道員是四品，現在得二品銜。

【捐納】捐。【刀俎】廚房用具。俎：切肉的襯板（與「樽俎」的「俎」不同）。【餘瀝】酒的殘滴，比喻少數的錢。

【沾溉】——是——潤，——是灌——，比喻給人好處。【丈人】前輩。

【鞠躬如也】論語鄉黨記孔子「入公門，——」。這個「鞠躬」是恭敬的樣子，不是現在常用的「鞠躬」。如：相當於現在用在副詞後面的「地」或「的」。

【汪大燮】————一世，民國初年曾當外交部總長和駐日公使。

【躋】——，升。【分文】最少數的錢（——是——銀子，——是——錢）。

【憚】——，懼怕。【翎頂】翎：花翎。頂：頂子，清朝職官禮帽頂上的球形東西，用紅珊瑚、藍寶石、白石、水晶等製成，表示官級的高低。

【踉蹌】——。踉蹌：走動的樣子。濟濟：人衆多的樣子。這裏各取一字合起來用。

【頰】——，淺紅色。【囁嚅】——，想開口又縮住。

【倉卒】——，慌忙。（卒——猝。）【未遑】沒閒暇心情。

【謙撝】——，下。【倨】——，傲慢。【恆食】通常飯食。【已甚】太——。【顰蹙】——，是皺眉，——是皺額，都是不快樂的形狀。

【中飽】吞沒（限於錢財）。

【胡總長】——維德，以外交部次長代梁敦彥當總長。

【人惟求舊】人指部中所用的人。

【暨】到了。

【禮單】送——物的——子。

【要之】總——。

【海參】——尸，海產動物，珍貴的

食品。

【匪今斯今】詩周頌載芟末了兩語道：

「——————，振古如茲。」匪——非。斯：即

是。振古：從古。如茲——如此。這裏用這成語，表示古今一例的意思。

【開罪】得——。

【光祿寺大夫】掌皇家膳食的官。這裏借來指余廚子。

【緩頰】婉言解勸，說好話。

【比

隆】同等盛大。

【輦致】——，運送。

【巨金】大額款項。

【「余廚」之】稱他為余

廚子，將「余廚」作動詞用。

文法 「一」廚子亦公服掌招待之職；司員日在署一飯；故余亦「余廚」之而已。

「二」待廚

子以殊禮；以平等主義待之。（位置）

討論及練習 「一」說余廚子「幾成廚子社會中之大總統」；說作者所記不過余廚子「大事記

中之一節」；說諸王公對於余廚子「以平等主義待之」；說「西太后研究媚外主義」；這些

語句表出什麼意味？在哪些語詞上表出？

「二」記西太后對李鴻章說的話全用口語；記汪

大燮說的「給我面子」以及司官們說的「衙門飯不能吃」也是口語：在文言中插入些口語，必

然作者以為用文言記述不如照寫口語的好。試想這幾句話用文言該怎麼寫，然後跟口語比較，

說明照寫口語的好處在哪裏。

「三」「其中固有受者有不受者，」受什麼？不受什麼？

「四」什麼叫做「間接以供刀俎上之魚肉」？
「五」這篇通信除了記敘余廚子外，透露些什麼？
「六」下列的詞語都是習用的：巨觀，宮禁，豪貴，回鑾，樽俎，供奉，不貲，親貴，摺紳，分庭，匕鬯，饋進，刀俎，餘瀝，沾溉，囁嚅，倉卒，謙撝，顰蹙，需索，開罪，震怒，震恐，盤踞，輦致，遨遊。閱讀的時候不妨把這一類的詞語摘出，藉以豐富你的詞彙。

囍日日記

黃遠生

俗語有所謂重喜日或雙喜日者。若中華民國二年十月初十日，可謂之重喜日或雙喜日矣。蓋大總統就職是此日，共和紀念國慶日亦此日也。此日，此日，其爲吾民國永遠紀念之日矣！

然此最可紀念之日，吾曹新聞記者乃有兩重厄運：一，慶祝大總統就職之慶祝員須穿大禮服；是日（初十日）晚間外交部茶會又須穿晚禮服。保存國粹之吾曹，向以對襟馬褂爲大禮服者，至此乃不能不東西借湊成兩套之禮服，其困難不下於「大借款」矣。

十日午前八時起牀，外微雨滴瀝，而疇昔之夜，大雨傾盆，街市中泥深三尺矣。

吾曹乃如古禮壯者之始，第一次冠戴高帽子，第一次穿大禮服，御車而出，繞順治門入御河橋赴北海，由「金鼇玉竦」（北海中牌樓之名）而出，蜿蜒以至於西華門、午門，蓋前門一帶路線因閱兵而暫絕交通故也。沿途以雨故，行人殊稀。余之前有一馬車，一騾車，皆赴參禮者。而最奇異者，此騾車乃奮迅於馬車，余之洋車其速亦不下於騾。蓋是日全城馬車賃貸一空，余之不知姓名之同伴乃不能不雇此緩於騾車之馬車以往。亦足見事到緊要關頭，則騾車亦可當作馬車跑，視御者何如耳。

至御河橋一帶，則車馬漸多漸魚貫，警衛之軍警亦漸盛。沿途皆樹榜示，告行人以「赴西華門者從此路」——「從此路」。余最所感佩於北京警察者，卽此等處矣。至西華門下車後，門前有金服輝煌之警衛，有禮服燦爛之部員，共同查驗，查驗慶祝員券，查驗警衛門證，查驗徽章。吾儕乃深知泰西古人制作大禮服之妙用，蓋非此卽無許多口袋懷藏如許證券也。一金冠者驗余慶祝券而詳讀之曰：「職位——新聞記者，黃遠生。」乃與余目禮而進之。吾乃私心喜自負，謂此金冠之武士實對於吾曹之新聞記者加以尊禮，以余等職位至尊故也。

入門步行，則見無數之戴高帽子著禮服者之三三五五而進，亦有愛惜大禮服而

遮洋傘者。既入門，兩側左右皆行政官、司法官休息室，中階之右側則議員休息室、中外新聞記者休息室、蒙藏市民代表室，又銀行團休息室則在議員與新聞記者之間。余笑謂一議員曰：「吾曹與諸君同是輿論機關，接席而居，差可無慚。若彼銀行團者，吾曹敢與之比肩哉！」

中外新聞記者休息室中，日本人略多，歐人殊稀。內務部對於各休息室皆派招待。余是日因穿大禮服適忘帶紙烟，乃向招待員乞一紙烟。吾人因此一烟之微，乃不能不佩內務部之德政也。

雜談、幻想之中，視時表已十時十餘分，而總統至矣。導以金冠藍服持戟之武士約二三百人，總統乘八人肩輿，復導以四輿，即侍從文官梁士詒、夏壽田，侍從武官軍事處長蔭昌、次長唐在禮是也。夏君亦總統府祕書，湘人，專掌與各省軍人接洽事，其名字新見於吾之通信，故述之。

少頃，吾儕乃隨接導者自休息室魚貫而又入一門。此門之右側乃清皇室代表（溥倫）休息室，左側乃各國公使休息室。余斜見各使休息室，博冠袞服已燦爛而煊華，意其已畢集矣乎。

入後乃分東西兩側而立，國務員、次長、局長、高等文武官員等立東側，吾輩及銀行團及其他官吏等立西側，議員則居中而立。此處謂之禮堂，即太和正殿也。殿中有一臺，「禮堂」二字即懸於臺上。前此寶座交叉以國旗。吾儕立西側最偏，故臺中光景不甚明瞭矣。

吾曹入而排班時，金冠藍服持戟之武士，即導從總統入門者，分向而立於兩側之前。排班既定，贊禮官程克按照禮單一唱贊，其先總統入席，立臺上（對議員而立）宣誓——讀宣言書——鞠躬——唱萬歲，而禮畢矣。

「余誓以至誠謹守憲法執行大總統之職務，」此遵照「總統選舉法」所定而讀之誓詞也。先是儀節單本定議員亦立兩側，與吾曹同等者。就職之前，曾演禮三日，參議院議長王家襄於初九日特往爭之於朱啓鈞等曰：「議員係證人資格，不可與行政官同立，宜居中聽總統宣誓，否則將成爲憲法問題。」於是乃改側立者而中立焉。事後又有報館從而論之，謂議員與議院異，議員亦一個人，不得於院外行其議員職務。總統仍應向國旗宣誓，不應向議員宣誓。可謂吹毛而求疵矣。

宣言書極長，總統捧而宣讀之，故亦極費時光。總統精神甚矍鑠，音吐甚朗，

軍服燦然。余左右外人聞讀至所有前清條約、協約、私約等一律遵守有效，爲之欣然。

以余儕立西側最偏，爲大衆所不及見，故中人及日人中於鞠躬時頗有闕禮者。惟西人則如禮而鞠躬，有以見忠信篤敬之教，惟歐西人守之最篤也。

禮畢後，慶祝員乃同赴武英殿茶會。據規則，凡慶祝員皆得赴茶會，又有非慶祝員而由國務員特別招待另具請帖者。武英殿茶會，此五字何等冠冕，不料入殿後惟見高帽而禮服者重重疊疊而立，但見人形，但聞人聲，不見食品。余未早食而出門，此半日之日計全恃此一茶會。乃努力向人叢中窺探，始得見一僕持滿盤之甜麪包，沿途搶掠，適至余前，余之良心乃命余搶取三塊，分出人叢而立食之。出時劉成禺、汪彭年、湯漪等指余而笑。嗚呼，諸君乃不知人到飢餓時，其可笑乃有百倍於我者耶！

是日議員到者共四百餘人，國民黨人甚多。其餘之不到者，或因雨，或因大禮服沒處借也。

余之一生乃有二次得見總統就職之光榮。第一次袁總統就職，即在石大人胡

同迎賓館。其時蔡元培、汪兆銘爲南京代表。爾日光景甚爲寂寥，與此日之盛大莊嚴者迥別，二者相較，令人感知吾中華民國已由筭路藍縷之時期入於重熙累洽之時期，此後莊嚴民國之現象亦當若此耳。

參禮畢，時約十一時三十餘分。此後爲總統見外交團，見清皇室代表，慶祝員不得見之。余乃借武英殿側內務部招待員辦事處之電話，拍發專電報告，時已十二時矣。

篇題 這一篇是民國二年十月間的通信。袁世凱本是臨時大總統，到二年雙十節才就任第一任大總統。「囍」仍是「喜」字，世俗結婚，樣樣都要成雙，就把「喜」字寫成這樣形式。作者說民國二年的雙十節「可謂之重喜日或雙喜日」，所以借用了這個「囍」字。篇中對於那一天的一切頗有諷刺的地方，不僅報告了參觀總統就職典禮而已。

音義 【其】殆，表示猜度的語氣，近於現代語的「大概」。

【吾曹】我們。 【厄運】ぜい，不幸。 【一】提示「兩重厄運」中的第一重厄運。下面第二重

厄運沒有寫「二」，就表示在一個「又」字上。 【大禮服】這是西式的禮服，長與膝齊，前面

對襟，雙行鈕扣。下文所說的「晚禮服」形式又不同，前面齊腹，後面齊膝。 【國粹】——ちんちん，

一國文化的精華。

【大借款】那一年袁世凱向五國銀行團（英德法日俄）簽借——。

【疇昔】シメ，前一天。

【壯者之始】古代男子二十歲爲成人，舉行冠禮，開始戴禮帽。

【高帽子】西式大禮帽中間高起作圓筒形。

【御車】乘——，看下文知道坐的是人力車（北平稱

人力車爲「洋車」）。

【順治門】宣武門俗稱順治門，是北平內外城之間偏西的一個城門。

作者寓居外城。

【御河橋】街名，沿着北平內城東南邊線，南北向。御河繞着內城的東面和

東南東北面流入三海。內城的東南角御河上有一座橋，這條街因此得名。

【北海】北平舊皇

城內的湖泊，與中海、南海相通，合稱「三海」。入海的水道就是御河。

【金黿玉蝀】——

カメ。黿：海中大龜。蝀：蝶（カ）蝀，就是虹。這四個字分題在橋兩塊的牌樓上，「黿」形容

橋面弓起像黿背，「蝀」形容橋架在水上像虹。

【西華門】北平舊紫禁城的西門。

【午

門】北平舊紫禁城的正門，在正南。

【前門】北平內城的正門，在正南。

【閱兵】大總統

就職典禮中的一個節目。

【奮迅】迅速有勁兒。

【賃賃】出租。

【御者】趕車的。

【魚貫】連續，如魚之先後相接（限於行走）。

【樹】植立。

【榜示】公告牌。

【泰西】極——，指西方各國。

【妙用】神——的作——。

【目禮】注——表敬——。

【進之】容

我進去。

【著】シメ，穿著。（シ着。）

【差】シ，比較的。

【比肩】シ——，並——，排在一起。

【內務部】國民政府成立後改稱內政部。

【雜談、幻想】一面與人閒談，一面心中幻想。

【戟】キ，古代武器，各書所記形式不一，總之

是長桿頭上裝着枝出的鋒刃。

【八人肩輿】八個轎夫抬的轎子。轎夫多表示尊崇。下文所

說的「四輿」沒點明幾個轎夫抬，可決不是「八人肩輿」了。也許那「四輿」是馬車。

【吾儕】ニガハ，我們。

【清皇室代表】民國成立，優待清皇室，仍然讓他們住在宮中，還有若

干優待條款。所以大總統就任，清皇室也派代表。清皇室的優待直到十三年十一月清遜帝溥

儀被逐出宮時才終止。

【博冠袞服】指外交官的冠服。外交官的帽子特別大，左右闊邊摺

起，以致前後作尖形。袞(クニ)服本是我國古代皇帝的龍服，外交官的衣服上繡有金花飾，有

些類似。

【煊華】トヨク，光彩顯耀。

【畢集】到齊。

【太和正殿】北平紫禁城內第一座大殿。

【前此寶座】原來設在殿中的皇帝的寶座。

【朱啓鈴】シキネ，當時的內務部總長。（鈴シ鈴。）

【吹毛而求疵】故意挑剔，隱喻。疵シ。

【矍鑠】シシセ，老人壯健的樣子。

【音吐】發音。

【武英殿】太和門西側的大殿。

【冠冕】カウ，體面。（冕是皇帝的帽子。）

【日計】度シ之

。【沿途搶掠】シシ被客人シ。

【劉成禺、汪彭年、湯漪】三人都是議員。禺ウ。漪ウ。

【南京代表】シ臨時政府シ。

【迥別】シシ，相差很遠。

【筆路藍縷】左傳宣公十二

年：「——」，以啓山林。」筆(勺)路：最簡陋的車。藍縷：破衣服。乘了這樣的車穿了這樣的衣服開闢山林，是辛苦創始的意思。【重熙累洽】光明相繼。重熙：連續的光明。累

洽：連續下去，一直與以前一般光明。

文法 「一」則見無數之戴高帽子著禮服者之三三五五而進；一烟之微；分出人叢而立食之。

(詞性)、「二」其速亦不下於驟；不能不雇此緩於驟車之馬車以往。(位置) 「三」導以

金冠藍服持戟之武士；復導以四輿。(位置)

討論及練習 「一」說借湊成兩套禮服的困難不下於「大借款」，說外人聽見所有前清與外國訂立的約一律有效，「爲之欣然」，都是諷刺的地方。試問諷刺的是什麼？篇中相類的諷刺還有好些，試一一指出。 「二」爲什麼作者自稱「保存國粹之吾曹」，又說自己好像「古禮壯者

之始」？ 「三」「吾曹與諸君同是輿論機關」雖然可以意會，實在不甚精密。說僕人持滿盤麵包「沿途搶掠」，也不精密。爲什麼？該怎麼樣說才精密？

國體戰爭躬歷談

梁啓超

一 帝制問題之經過

帝制問題之發生，其表面起於古德諾之論文及籌安會，實則醞釀已久，而主動

者實由袁氏父子及其私人數輩，於全國軍人官吏無與，於全國國民更無與也。

先是去年正月，袁克定忽招余宴，至則楊度先在焉。談次歷詆共和之缺點，隱露變更國體求我贊同之意。余爲陳內部及外交上之危險。語既格格不入，余知禍將作，乃移家天津。旋即南下，來往於廣東上海間。而馮將軍國璋遣人來言，謂此問題已有發動之兆，相約入京力爭。六月遂北行，住京旬餘，晤袁氏數次。袁氏語我及馮將軍，皆矢誓不肯爲帝，其言甚懇切，馮將軍據以宣布於各報。謂此議可暫寢矣，乃僅閱一月，遂有籌安會之事。

籌安會發起後一星期，余乃著一文，題曰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其時亦不敢望此文之發生效力，不過因舉國正氣銷亡，對於此大事無一人敢發正論，則人心將死盡，故不顧利害死生，爲全國人代宣其心中所欲言之隱耳。當吾文草成尙未發印，袁氏已有所聞，託人賄我以二十萬元，令勿印行。余婉謝之，且將該文錄寄袁氏。未幾，袁復遣人來，以危詞脅嚇，謂「君亡命已十餘年，此種況味亦既飽嘗，何必更自苦？」余笑曰：「余誠老於亡命之經驗家也。余寧樂此，不願苟活於此濁惡空氣中也。」來者語塞而退。觀袁氏之所以待我者如是，可以知當時各省勸進之文，及

北京各報館鼓吹之論，皆由利誘威逼而來，無一出自本心也。

其時余尙有數函致袁氏，苦詞力諫。袁雖不聽，但袁方欲收攬人心，不肯興大獄。余亦居天津租界中，未一次入京，故袁亦無從加害於余。然偵探固日日包圍於吾側也。

二 雲貴首義

雲貴首義之中心人物蔡將軍鏞者，時方在京師。蔡君十三歲時即從余就學。當民國二年辭去雲南都督之職，即來京師，與余日夕過從。當籌安會發生之次日，蔡君即訪余於天津，共商大計。余曰：「余之責任在言論，故余必須立刻作文，堂堂正正以反對之。君則軍界有大力之人也，宜深自韜晦，勿爲所忌，乃可以密圖匡復。」蔡君聽其言，故在京兩月，虛與委蛇，使袁氏無復疑忌。一面密電雲貴兩省軍界，共商大義。又招戴君戡來京面商。戴君者，當時甫辭貴州巡按之職，後此隨蔡君轉戰四川，前月經黎總統任爲四川省長者也。

戴君以去年十月到京，乃與蔡君定策於吾天津之寓廬。後此種種軍事計畫，皆彼時數次會談之結果也。時決議雲南於袁氏下令稱帝後即獨立，貴州則越一月後

響應，廣西則越兩月後響應。然後以雲貴之力下四川，以廣西之力下廣東，約三四個月後可以會師湖北，底定中原。此余與蔡戴兩君在津之成算也。其後因有事故障礙，雖不能盡如前策，然大端則如所豫定也。

議既定，蔡戴兩君先後南下。蔡君臨行時託病，謂須往日本療養。夜間自余家易裝以行。戴君則逕往香港。余於兩君行後，亦潛赴上海。余到上海，實十二月十八日也。而蔡戴兩君亦以十九日到雲南。

余輩在津原定計畫，欲由雲南潛運軍隊到四川境後，乃始宣布獨立。二十一日，余在上海得蔡君電，謂二十三日以前隊出發，出發二十日然後發表獨立之公文。此正在津原議也。而余當時以別種理由，由南京發一電，促其早發。且蔡戴既到滇，滇局亦不能久持秘密，故二十六日遂揭曉。後此在四川與北軍相持，死傷甚多，未始非由揭曉太速之故也。

三 兩廣獨立及軍務院之設置

廣西陸將軍榮廷自帝制初發生即持反對態度，雲南起義以前，久已秘密豫備，特緣地勢關係，發之不能太驟。及雲南軍在四川與袁軍相持，事趨危急，陸君乃崛

起以促時局之解決。當時兩軍成敗間不容髮，廣西獨立實茲役最重要之樞紐也。余自雲南初起時，即在滬專務鼓吹輿論，聯絡各省。至今年二月下旬，陸君乃遣人來迎余入廣西，謂俟余至乃宣布獨立。余聞命即行。但當時廣東之龍濟光方出全力以爲袁氏爪牙，余欲冒險經廣東以赴廣西，同志皆以爲不可，乃不得不取道於安南。然往安南須有黏貼相片之護照，吾無術以得之。於是不得不爲犯法之舉，以從事偷度。時同行六人，恐被注目，乃悉遣散，僅偕一友行。轉船數次，乃抵海防。海防及其附近一帶鐵路，袁政府偵探四布，余之行程又已爲北京所知，截探特嚴。余乃避匿山中十日，不乘鐵路而間道行，入鎮南關。既至，則廣西已獨立矣。陸君迎余於南寧。余與陸君前此雖常通音信，直至此時乃識面也。

未幾，廣東受廣西之壓迫，及經同人之游說，亦相繼獨立。然非龍濟光之本意，故粵中情形極爲不穩。陸君與余乃由廣西率兵東下，助彼維持。及梧州而聞海珠之變，吾摯友湯覺頓死焉。湯覺頓者，前中國銀行總裁，中國銀行規模皆其手定，去年因與袁氏政見不合辭職，從余於上海，復從余入廣西，此次爲廣西代表往勸龍濟光獨立者也。而龍之將校乃戕之於會議席上。廣東之局益岌岌矣。余等遂暫留肇

慶以觀變。

余與蔡君在天津密謀時，曾議俟雲貴兩廣獨立，觀形勢如何，即先組織一臨時政府，戴黎公元洪爲總統。蓋袁氏既以叛國失去大總統資格，依約法當由黎公繼任也。至是余乃草擬軍務院條例及各項宣言，聯合各獨立省宣布之，而軍務院行署則暫設於廣東。

維時袁氏軍以全力謀攻我獨立各省，雲貴相持日久，力已疲竭，廣西軍不能不亟圖進取。陸公遂率大軍出湖南，留數千人駐肇慶以衛粵而已。而龍濟光爲袁黨所運動，常有取消獨立之心。余恐其有變，牽動大局，乃單身入廣東省城，曉以利害，堅其盟約。時方經海珠事變之後，余此行甚危，余明知之。然爲大局計，不得不冒險一行。既至粵城，小留三日。及將行時，而龍之將校復以兵脅余。余從間道行，僅乃得免。

兩廣局面既略定，余乃復出上海，欲爲他方面之活動。及抵上海而聞余父之喪。蓋當吾間道入廣西時，不幸而余最愛之老父病歿於香港，余之朋友以余方在軍中，責任不輕，匿喪不使余知。嗚呼！吾此行無絲毫補益於國，而徒以此不能盡人

子之職，吾之罪永劫莫贖也。吾聞喪昏迷，遂不忍復與聞國事矣。

四 袁世凱之死去及國體回復

廣東獨立未久，浙江獨立。及余復到上海時，陝西、湖南、四川復相繼獨立。於是獨立者既有八省，而南京之馮將軍國璋復聯長江各省暗爲主持，大局已略定矣。五月下旬，馮將軍開會議於南京，謀勸袁氏退位。袁氏執迷不悟，南北之局漸有大破裂之勢。當事機極險急之時，袁氏忽然死去。於是黎公遵依約法繼任，段將軍祺瑞組織內閣以輔之，國勢遂大定。此實天之佑我中國也。及約法既復，國會既開，南方軍務院卽同時撤銷，余此次經手事業亦完結矣。今一部分之軍人與新進之民黨雖小有差池，然此實過渡時代應有之現象，不足爲深憂。要之此後我國之共和政治必日趨鞏固，可斷言也。

當在天津與蔡君共謀舉義時，曾相約曰：「今茲之役若敗，則吾儕死之，決不亡命。幸而勝，則吾儕退隱，決不立朝。」蓋以近年來國中競爭權利之風太盛，吾儕任事者宜以身作則，以矯正之。且吾以爲中國今後之大患，在學問不昌，道德淪壞，非從社會教育痛下工夫，國勢將不可救。故吾願獻身於此，覺其關係視政治爲尤重。

大也。今蔡君既已養病閑居，吾亦將從事於吾歷年所經營之教育事業，且願常爲文字以與天下相見。若能有補國家於萬一，則吾願遂矣。

篇題 袁世凱當了總統，又變更國體，自己當皇帝。好些省份反對他這樣做，由雲南省爲首，次第宣告獨立，把軍隊稱爲「護國軍」，跟他的軍隊對抗，這就發生了「國體戰爭」（時期在四年末和五年的上半年）。在這一回戰役中，作者親身經歷其事（躬歷）。本篇見集中，附錄在盾鼻集的後面，是大陸報的雙十節增刊向他徵文，他才口說這番話，由記者記錄的。大陸報是上海的英文報。

音義 【帝制】君主制度。

【古德諾】美國人，當時當我國的總統府顧問。他的提倡帝制的

論文題作改變國體論。

【籌安會】楊度孫毓筠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等六人發起組織的團

體，名爲研究政治，實則鼓吹帝制。

【醞釀】ウレロ一尤，漸漸推動。（「醞」和「釀」本義都是

造酒。）

【數輩】幾個人（但「余輩」是「我們」）。

【無與】沒有關係。（比較「參與」

「與聞」。）

【先是】在這以前，起初。

【袁克定】袁世凱的大兒子。

【談次】談話間。

【歷詆】リカニ，

一一指斥。

【隱露】隱隱約約的透露出。

【陳】——說。

【格格不入】話不投機，聽不

進去。【旋】不多時候。【馮將軍國璋】當時督理江蘇軍務。【矢誓】發——（單用「矢」

或「誓」都一樣）。【寢】止，停息。【閱】經過。

【舉國】全——。【宣】——洩，達出。【隱】心中的意思。【婉謝】——言拒絕。【危詞】兇

險的話。【脅嚇】威——，恐——。【亡命】逃亡在外。【況味】情——，滋——。【誠】實

在是。【老於亡命】過慣逃亡生活。【寧樂此】寧可喜歡亡命。【苟活】——且生——。

【語塞】說不出話。【勸進】勸請當皇帝。歷代奪天下的人常常找些人來——，借此名目，就

當起皇帝來。

【諫】ㄐㄧㄢˋ，勸說（對於對方的錯失——對方須是尊貴的人）。【收攬】——ㄌㄤˊ，收得。【興

大獄】大批的捉人治罪。【租界】當時外國——還沒有收回，我國當局不能在——中自由捉

人。

【首義】——倡起——。【都督】民國初年，各省都有——，統管一省軍政民政。【過從】彼此

往來。【大計】反對帝制，衛護國體的——劃。【韜晦】ㄊㄠˋ ㄏㄨㄟˋ，隱藏，不露鋒芒。【匡

復】恢——（國家）。【遑】ㄒㄩㄥˊ，是，對，以爲然。【委蛇】ㄨㄟ ㄕㄨㄟ，隨和應付，敷衍。【大

義】義是義舉。【戡】ㄎㄤ。【甫】ㄈㄨˇ，方纔。【巡按】當時各省有——使，管轄全省

民政和巡防、警備等隊。【黎總統】——元洪。袁世凱死後，黎以副總統繼任總統。【省長】

民國五年，各省巡按使改爲——。

【寓廬】——カ、一所。 【響應】回響接應着聲音，比喻跟着一同來（言論或行動）。 【下

四川】下：佔下來，拿到手。 【底定】平——。 【成算】已定的計劃。 【大端】——部分。

【豫定】豫——預。

【潛】——カ、偷偷的。

【相持】兩軍對抗，不分誰勝誰敗。

【陸將軍榮廷】當時督理廣西軍務。 【特】但是。 【驟】快，急。 【崛起】——カ、突然

發作。 【間不容髮】空隙處容不下一根頭髮，這裏指「成」與「敗」只差一點。 【役】一

回戰事。（一樁比較重要的事情也可以稱「役」。） 【樞紐】關鍵。「樞」是門臼，「紐」是

衣帶上的結，都是要緊地方。 【俟】公，等候。 【龍濟光】當時督理廣東軍務。 【爪牙】

幫手（限於作惡事，猶如現在常說的「走狗」）。 【海防】安南北部的海港。 【間道】

——カ、小路。 【鎮南關】在廣西憑祥縣西南，關外就是安南境界。 【南寧】現在改稱邕

寧。

【游說】——カ、據利害勸說。 【海珠】廣州市南珠江中的小島。 【摯友】——カ、頂要好的朋

友。 【戕】——カ、殺害。 【岌岌】——カ、危險的樣子。 【肇慶】廣東高要縣。 【觀變】

——察局勢的——化。

【戴】擁護。 【約法】民國初年，由南京臨時參議院制定臨時——，代替憲法。 【行署】駐

外的機關。當時軍務院設在廣東是暫時的，所以稱——。

【維時】這時候。 【亟】ウ，趕緊。 【曉】明白告知。 【僅】纔。

【匿喪】把喪事消息瞞住了。 【永劫】——遠。「劫」是梵文的譯音，意思是長時間。

【勸袁氏退位】袁世凱已經在三月二十二日下令撤銷帝制，他自己由皇帝回復到總統。這裏說勸他退位，是要他放棄政權。 【袁氏忽然死去】死於六月六日。 【佑】保——，幫助。

【差池】チ——，參差，不協調。 【鞏】クワ，堅固。

【吾儕】——ウ，我們。 【立朝】在政府中任職。 【不昌】——盛。 【獻身】把自己的心

力貢獻在某種事業上。 【視】比較。 【閑居】不擔任什麼職務。（閑川閒。） 【萬一】——

分之一，極言其少。 【遂】達到。

文法 「一」相約入京力爭；相繼獨立。（比較） 「二」至則楊度先在焉；吾摯友湯覺頓死

焉；吾儕死之。（比較） 「三」戴君者……經黎總統任爲四川省長者也；湯覺頓者……往勸

龍濟光獨立者也。 「四」袁氏之所以待我者如是（比較：廣西所以不驟告獨立者，緣地勢關

係也）。 「五」以危詞脅嚇；以身作則；託人賄我以二十萬元；曉以利害。（位置） 「六」

訪余於天津；取道於安南；從余於上海。（位置）
馮將軍據「」以宣布於各報；虛與「」委蛇。

討論及練習 「一」依據本篇，袁世凱的罪惡在哪些地方見出？

「二」作者跟蔡鍔等竭力反

對帝制，爲的什麼？

「三」所謂各省反對，是哪些人反對？

「四」末了一節跟「躬歷談」不

相干，爲什麼要說？

「五」「不乘鐵路，」「與天下相見，」「日趨鞏固，」「若能補國家於

萬一，」在現代語裏該怎麼說？

「六」「易裝以行，」「崛起以促時局之解決，」「經廣東以

赴廣西，」「吾無術以得之，」這些語句裏的「以」字可以換用什麼字？

「七」「乃僅閱一

月」的「乃」跟「乃移家天津」「余乃著一文」「乃可以密圖匡復」的「乃」有什麼不同？

責己重而責人輕

蔡元培

孔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韓退之又申明之曰：「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責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其足以反證此義者，孟子言父子責善之非，而述人子之言曰：「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原伯及先且居皆以效尤爲罪咎。椒舉曰：「惟無瑕者可以戮人。」

皆言責人而不責己之非也。

準人我平等之義，似乎責己重者責人亦可以重，責人輕者責己亦可以輕。例如多聞見者笑人固陋，有能力者斥人無用；意以爲我既能之，彼何以不能也。又如怙過飾非者每喜引他人同類之過失以自解；意以爲人既爲之，我何獨不可爲也。

不知人我固當平等，而既有主觀客觀之別，則觀察之明晦顯有差池，而責備之度亦不能不隨之而進退。蓋人之行爲常含有多數之原因：如遺傳之品性，漸染之習慣，薰受之教育，拘牽之境遇，壓迫之外緣，激刺之感情，皆有左右行爲之勢力。行之者爲我，則一切原因皆反省而可得。即使當局易迷，而事後必能審定。既得其因，則遷善改過，在在可以致力。其爲前定之品性、習慣及教育所馴致耶，將何以矯正之？其爲境遇、外緣及感情所逼成耶，將何以調節之？既往不可追，我固自怨自艾，而苟有不得已之故，決不慮我之不肯自諒。其在將來，則操縱之權在我，我何餒焉？至於他人，則其馴致與逼成之因，決非我所能深悉。使我任舉推得之一因而嚴加責備，寧有當乎？況人人各自有其重責之機會，我又何必越俎而代之？故責己重而責人輕，乃不失平等之真意。否則迹若平而轉爲不平之尤矣。

作者及篇題 蔡元培（一八五七——一九四〇），字鶴廬，一字子民，浙江省紹興縣人，教育家。民國初年任教育總長，後來任北京大學校長，大學院院長，中央研究院院長。著作有中國倫理學史、石頭記索隱等。他的單篇文字和演說詞大部分收在新潮社出版的蔡子民先生言行錄裏。這一篇見於言行錄，是華工學校講義的一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中國人去法國做工的很多，蔡先生和李石曾等辦了個華工學校給他們補習，蔡先生親自編了四十篇講義，德育三十篇，智育十篇。

音義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見論語衛靈公篇。躬：自己。自厚：厚責自己（厚勸是厚責，從下文見出）。遠怨：遠於怨恨，就是不致招人怨恨。【韓退之】名愈，唐代文學家。

下文引語見於他的原毀一文中。

【申明】——說——白。

【君子】有修養的人。

【周】——

密。【約】簡略。

【不怠】——鬆懈（指平日的修養）。

【反證】從——面——明。

【孟子】

名軻，字子輿，戰國時魯之鄒人，是儒家大師。他的弟子們記述他的言論，著成孟子。下文引語見於孟子離婁篇。【父子責善】——互相責備，要對方合於善道。孟子是主張父子不應責

善的。【人子】兒——猶如百姓稱「人民」，君主稱「人君」。

【夫子】尊稱。這裏是兒

子稱他的父親。

【正】——道，善道。

【出於正】行正道，依正道做。

【原伯】即周原莊

公。鄭伯入周，殺王子頹，請周王宴饗，也學王子頹的樣，徧舞六代之樂。——說：「鄭伯效尤，

其亦將有咎。」（左傳莊公二十一年）效尤：學人家的錯處。咎：ㄐㄨˋ，災禍。【先且居】春

秋時晉國人，將中軍。晉襄公因衛國不來朝見，打算伐衛國。——說：「效尤，禍也。請君

朝王，臣從師。」（左傳文公元年）他的意思以為晉襄公不去朝見周王，就是學衛國的壞樣子。

晉襄公聽了他的話，就去朝見周王。【椒舉】春秋時楚國人，即伍舉，因為他的封邑在椒，所

以又稱——。楚靈王因齊國慶封殺了他的君，把慶封抓來，想要殺他，——就有一「臣聞無瑕者

可以戮人」的話。（左傳昭公四年）原來楚靈王也是殺君自立的。瑕：ㄒㄧㄚˊ，毛病（原義是白

玉微帶紅色，這是白玉的毛病）。

【準】按照。【固】閉塞。【陋】ㄌㄡˋ，狹隘，疏淺。【斥】指點人的錯誤。【怙過】ㄏㄨˋ，

不認錯。【飾非】掩飾過錯。【主觀客觀】主觀：省察自己。客觀：考察他人。這與現

在一般用法不一樣。現在往往稱但憑個人直覺的思想為主觀，根據科學方法的思想為客觀。

【晦】ㄏㄨㄟˋ，暗。【差池】ㄔㄞˊ，不齊。【漸】ㄐㄧㄢˋ，浸漬，ㄓㄢˋ，逐漸。【薰】ㄒㄨㄢˊ，陶，感化。

【外緣】——界的種種因素。【左右】操縱，作……的主。【反省】自己省察。【當局易迷】

「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當局」原來指下棋（局是棋盤），引申指正在處理事情。【遷善】

改良。【在在】處處。【馴致】積漸而來。【自怨自艾】自己怨恨（犯過失），自己

去掉（那過失）。艾：ㄞˋ，刈，割去草類。【餒】ㄌㄨㄟˋ，膽怯心虛。【越俎】莊子逍遙遊：

「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庖人：廚子。尸祝：管祭祀的人。樽俎：廚子的用具。根據莊子這句話，後來人稱干預本分以外的事為「越俎」（可沒有作「越樽」或「越樽俎」的）。

【迹】形——外表。

文法 「一」其責己也重以周；其責人也輕以約。 「二」其責己也重以周；其責人也輕以約。

「三」其爲……所馴致耶，將何以矯正之？其爲……所逼成耶，將何以調節之？ 「四」人我固

當平等，而既有主觀客觀之別……；我固自怨自艾，而苟有不得已之故……。 「五」即使當

局易迷，而事後必能審定。

討論及練習 「一」「責人而不責己」是不對的，容易明白，不須多說。責己責人同樣重輕好似最爲平等，可是平等不該在這上頭講：這一點不容易明白，所以發揮特別詳盡。讀者如果承認這一點，就不能不信從「責己重而責人輕」的主張了。 「二」作者說對於他人行爲的「馴致

與迫成之因，決非我所能深悉，」這是強調不要嚴責他人的說法。如果拘泥這句話，既然「決非我所能深悉」，善意的推求考察也是多事了，儘可以不必推求考察了。人跟人不宜這樣的不相關。 「三」何以「品性、習慣及教育」之上加上「前定之」三字？何以「境遇、外緣及感情

不說是前定的？ 「四」怎麼說「人人各自有其重責之機會」？

英文漢語敘

嚴復

揚子雲曰：「言，心聲也。」心聲發於天籟之自然，必非有人焉，能爲之律令，使必循之以爲合也。顧發於自然矣，而使本之於心而合，入之於耳而通，將自有其不可畔者。然則并其律令謂之出於自然，可也。

格物者，攷形氣之律令也。馮相者，察天行之律令也。治名學者，體之於思慮。明羣理者，驗之於人倫。凡皆求之自然，著其大例，以爲循守。文譜者，特爲此於語言文字間耳。

故文法有二：有大同者焉，爲一切語言文字之所公；有專國者焉，爲一種之民所獨用。而是二者，皆察於成跡，舉其所會通，以爲之譜。夫非若議禮典刑者，有所制作頌垂，則一而已。

莊周曰：「生於齊者，不能不齊言；生於楚者，不能不楚言。」小兒之學語，耳熟口從，習然而已，安有所謂法者哉？故文譜者，講其所已習，非由此而得其所習也。

十稔以還，吾國之習英文者益衆，然學者每苦其法之難通，求之於其淺，又罕能

解其惑而饜其意。癸卯，南昌熊子訪不佞於京師，愀然誣諉，意謂必纂是編，乃有以答海內學者之憤悱。

竊念吾國比者方求西學，夫求西學而不由其文字語言，則終費時而無效。乃以數月之力，雜采英人馬孫摩栗思等之說，至於析辭而止。旁行斜上，釋以漢文，廣爲設譬，顏曰英文漢詁。庶幾有以解學者之惑而饜其意歟？未可知也。

雖然，文譜者，講其所已習，非由此而得其所習者也。誠欲精通英文，則在博學多通熟之而已。使徒執是編以爲已足，是無異鈔食單而以爲果腹，誦書譜而遂廢臨池，斯無望已。

作者及篇題 嚴復，字幾道，清侯官人。遊學英國學海軍，回國後辦水師學堂，又從事翻譯工

作。民國初年曾任北京大學校長。他翻譯的西洋名著，重要的有天演論(T. H. Huxley: Evolu-

tion and Ethics)羣學肄言(H. Spencer: Study of Sociology)羣己權界論(J. S. Mill: On

Liberty)法意(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Law)原富(Adam Smith: The Wealth of

Nation)穆勒名學(J. S. Mill: System of Logic)等，在清末思想界很有些影響。英文漢詁是

他編的一本講英文法的書，解釋全用中文。詁：《義》，解釋。敍：序。

音義 【揚子雲】名雄，漢成都人。（揚州楊。）長於詞賦，專著有太玄法言等。下文引語見於法言問神篇。

【發於……之自然】自然而然而，沒有旁的力量替他作主。

【天籟】——力所，自然

的音響。風吹草動，鳥鳴獸叫，以及人類的語言呼嘯，都是自然的音響，都是——。

【律令】

規則，條例。

【循之以爲合】依照了那律令才算對。

【本】——求其根——。

【不可畔者】

指律令。畔：違背。不可違背的規則或條例，那就是律令了。

【格物】究明種種事物的道理。舊時稱理、化、博物等學科爲「格致」，是從「——致知」簡縮而來的。這裏——就指這些學科。

【攷】——考。

【形氣】形：種種有形的東西。氣：氣

體。氣也指存在種種物體間的不可見的原理，如聲的傳播，電的發光，元素的化合等。

【馮

相】——尤。周禮春官之屬有「——氏」的官，職司觀察天文。這裏指天文學。

【天行】

——體運——。

【治】研究（學問）。

【名學】論理學，以思想的規則爲研究對象的學問。

【體】——察，——驗。

【思慮】——想。——想活動是自然的。

【明】究——，發——。

【羣理】社

會的原理。

【人倫】人與人的關係。人與人結合成社會也是自然的。

【著】訂定。

【大例】重要規則。

【文譜】——法學。

【爲一切語言文字之所公】這是語言學。

【專國】——就某一——（的語言作研究）。

【成跡】

現成的（語言）現象。

【會通】會：共通。通：通用（的程度跟限制）。

【議禮】訂定社

會間的種種禮節。這是人爲的事情，不是求之自然的。【典刑】立法。（刑可以不限於刑法。）這也是人爲的事情，不是求之自然的。【制作】創一。【頒垂】頒：頒佈出去。垂：遺傳下去。

【莊周】戰國宋人。他的書名莊子。下文引語不見於莊子，大概是作者的誤記。【習然】一慣成這樣。

【稔】日，年。原義是穀熟，大多數地方的穀都是一年一熟。【以還】把時間倒數上去。跟順

數下來的「以來」正相反。但實際上的意思是一樣的，這裏也是說「近十年來」。【罕】一少。【饜】一，滿足。【癸卯】一九〇三年。【不佞】一，自稱的謙辭，猶如「不才」。

【慤然】一，殷勤地。【誣諉】一，囑託。【纂】一，撰。【憤悱】一，

煩悶困惑。論語述而記孔子的話：「不——不啓，不——不發。」就是說，修學能有所啓發都從——而來。

【竊】私下裏，謙詞。【比者】一，近來。【采】一，採。【馬孫】(Charles Peter Mason,

1820—1900) 【摩栗思】(Richard Morris, 1833—1894) 【析辭】分析詞句。【旁

行斜上】指橫行的文字。這四字原來說橫行的表譜。【顏】題名。【庶幾】或許，差不多，

表示希望的語氣。

【果腹】吃飽。

【書譜】唐孫過庭作書譜，宋姜夔作續書譜，都是談書法的。

【臨池】習字。

東漢張芝在池邊練字，池水盡黑，後來就用——代「習字」。

【斯】這就。

文法 「一」本之於心而合；解其惑；答海內學者之憤悱；廣爲設譬；顏曰英文漢詁。（詞性）

「二」必非有人焉；有大同者焉；有專國者焉。

「三」則一而已；習然而已；在博學多通熟

之而已。

「四」故文譜者，講其所已習，非由此而得其所習也；雖然，文譜者，講其所已習，非

由此而得其所習者也。（比較）

「五」能爲之律令；以爲之譜。

討論及練習 「一」篇中說「格物」「馮相」句式相同，說「治名學」「明羣理」句式也相同。

四項用兩種句式，什麼用意？如果把四項改從一律，或依前一種句式，或依後一種句式，該怎

樣？

「二」「鈔食單而以爲果腹，誦書譜而遂廢臨池，」兩個比喻的本意是什麼？

「三」

作者對於文法的主要見解在哪幾句表出？這種見解對於現在人研習本國文法和英文法有什麼

幫助？

「四」試舉例說明「察於成跡，舉其所會通」。

和子由踏青

蘇軾

春風陌上驚微塵，遊人初樂歲華新。

人閑正好路旁飲，麥短未怕遊車輪。

城中居人厭城郭，喧闐曉出空四鄰。

歌吹驚山草木動，簞瓢散野鳥鳶馴。

何人聚衆稱道人？遮道賣符色怒嗔，

「宜蠶使汝蠶如甕！宜畜使汝羊如麇！」

路人未必信此語，彊爲買服禳新春。

道人得錢徑沽酒，醉倒自謂吾符神。

篇題

他人取某一題材作了詩，我就同一題材也作一首，叫做「和」(「和」)。那作在先的就叫做

「唱」。雙方連起來說就成「唱和」。蘇軾跟他的兄弟轍(字子由)極爲友愛，翻開他們兩人

的詩集，唱和之作非常之多。這篇踏青寫的是他們家鄉眉山的風俗。蘇軾的詩序道：「眉之

東門十數里，有山曰驀頤。山上有亭榭松竹，山下臨大江。每正月八日，士女相與遊嬉飲酒於

其上，謂之踏青也。」踏青無非遊春的意思，其日期因時代和地區而有不同。

音義

【驚】動。春風跟微塵都是無知之物，用個「驚」字，好像都是有情的了。

【歲華】

時光(「年」)。

【閑】閒，防閑。

【麥短未怕遊車輪】陰曆年初，麥苗還短，遊人車

輛的輪子滾過，不至於損傷了麥苗。作者從麥的方面着想，說它「未怕」，好像麥也是有情的了。【喧闐】——去云，鬧嚷嚷的。【空四鄰】四鄉八鄰都走空了。【歌吹】——イ××，歌

唱和吹吹打打的聲音。

【簞瓢】勺勺 勺勺。簞：盛食物的小筐。瓢：盛飲料的小勺。論語

裏孔子說顏淵生活簡陋，有「一簞食，一瓢飲」的話，於是——兩字常常連用。這裏說「——

散野」，就是城裏人帶了飲食到野外去聚餐的意思。

【烏鳶馴】遊人多了，鳥類避開，就見

得它們馴順了。鳶：ハハ，猛禽類，跟鷹相像。

【稱】自——。

【遮道】攔路。

【符】道

士們畫的自以為有靈驗的文字或圖象。

【色】臉——，神——。

【嗔】イハ，怒。這裏跟「怒」

字連結。道人賣符，不免裝模作樣表示神祕，又須用吆喝吸引觀衆，這在旁人看來，就見得他

「色怒嗔」了。

【宜】有利於。

【蠶】ハハ繭。

【如甕】傳說晉朝時候濟陰地方有個園客，

種五色香草，有蛾停在草上，生桑蠶。蠶結繭都如甕大，繅一個繭要六七天才完。

【麇】ハハ，

獸類，就是麋，比羊大。

【彊】ハハ強（ハハ），勉——。

【服】用。

【禳】ハハ，求除災（反過

來就是求得福）。

【徑】ハハ去，馬上去。

【沽】ハハ，買。

【神】有——效，有靈驗。

詩體略說 和詩跟原唱有不同體的，有同體的，有同體而且用原唱的韻脚的。蘇轍這一首的原

唱是七言古詩，共十六句，蘇軾的和詩跟他一樣，可是韻腳並不相同。

這首詩除第一句「塵」字押韻喚起韻脚外，單數句只有第九句末了的「人」字押韻。其

餘單數句的末了都用的仄聲，跟韻脚平聲相對。

討論及練習 「一」這首詩可以分兩個段落。前一段寫的什麼？後一段寫的什麼？ 「二」試

舉出篇中對偶句。若有對偶不很工整的地方，也指出來。 「三」「宜蠶使汝蠶如甕！宜畜

使汝羊如麇！」是不是對偶句？如果不是，該算什麼？ 「四」「如甕」無非說繭之大，但是不

隨便取一件東西來比，定要按着園客的傳說說「如甕」，這在從前人說起來叫做「語有來歷」。

這種「語有來歷」的創作方法，你以為怎麼樣？ 「五」「彊爲買服」就字面講當然是「勉

強買服」，仔細體會可不然，該是什麼意義？體會出來時，就會覺得這一句很能傳出買符人的心

理。 「六」末了有一句有什麼好處？

花木清玩

沈復

及長，愛花成癖，喜翦盆樹。識張蘭坡，始精翦枝養節之法，繼悟接花疊石之法。花以蘭爲最，取其幽香韻致也。而瓣品之稍堪入譜者，不可多得。蘭坡臨終時，贈余荷瓣素心春蘭一盆，皆肩平心闊，莖細瓣淨，可以入譜者。余珍如拱璧。值余幕游於外，芸能親爲灌溉，花葉頗茂。不二年，一旦忽萎死。起根視之，皆白如玉，

且蘭芽勃然。初不可解，以爲無福消受，浩歎而已。事後始悉有人欲分不允，故用滾湯灌殺也。從此誓不植蘭。

次取杜鵑，雖無香而色可久玩，且易剪裁。以芸惜枝憐葉，不忍暢剪，故難成樹。其他盆玩皆然。惟每年東籬菊綻，秋興成癖，喜摘插瓶，不愛盆玩。非盆玩不足觀，以家無園圃，不能自植；貨於市者俱叢雜無致，故不取耳。

其插花朵，數宜單，不宜雙。每瓶取一種，不取二色。瓶口取闊大，不取窄小，闊大者舒展。不拘自五七花至三四十花，必於瓶口中一叢怒起，以不散漫，不擠軋，不靠瓶口爲妙，所謂「起把宜緊」也。或亭亭玉立，或飛舞橫斜。花取參差，間以花蕊，以免「飛鉞耍盤」之病。葉取不亂，梗取不強。用針宜藏，針長寧斷之，毋令針針露梗，所謂「瓶口宜清」也。

視桌之大小，一桌三瓶至七瓶而止。多則眉目不分，卽同市井之菊屏矣。几之高低，自三四寸至二尺五六寸而止。必須參差高下互相照應，以氣勢聯絡爲上。若中高兩低，後高前低，成排對列，又犯俗所謂「錦灰堆」矣。或密或疎，或進或出，全在會心者得畫意乃可。